

七十年代

——走出泥淖

易健常 / 著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麒麟狮象豹，神仙老虎狗。

宁哥、钢杆、眯子等一批青年在政治运动、爱情婚姻和生计操持的沼泽中摸爬滚打，或愤或混，或骂或躁；待到蜕了一层皮挣扎出来，才发现终于走出泥淖。日子晃晃悠悠，不乏荒诞，也不乏沉思……

”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七十年代

走 / 出 / 泥 / 淖

易健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七十年代：走出泥淖/易健常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404-4119-7

I. 七… II. 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6853号

七十年代

○-----

作 者：易健常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管筱明

装帧设计：宋归湘

责任校对：赵超慧

排版录入：志远工作室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制：湖南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16

印张：13

字数：246,000

书号：ISBN 978-7-5404-4119-7

定价：28.00元

○-----

本社邮购电话：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1970 001

宁哥——山—火车—画稿本

钢杆——手稳，口稳，身稳—“特殊时期”

宁哥——“再教育”读本—封口

眯子——“混世魔王”—爱情远征

钢杆——“拉练”—今夜闻君琵琶语—“只怕生米成了熟饭”

眯子——“规定动作”

钢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71 014

钢杆——野狼嚎—腊鸡腊鸭—第二提琴手

宁哥——招工—封口费

眯子——“凤头”—“大参考”

宁哥——大寨工—学哲学

钢杆——“居心巨测”—万吨水压机

眯子——“四十八条腿”—“三转一响”

宁哥——刘哥—《哥达纲领批判》

钢杆——米袋子裤—东风(哐)，战鼓(哐)

眯子——捡鸟？—老鸱坏的事

宁哥——“打会”—“癞子打伞，无法无天”

钢杆——“言多必失”—“乌鸦叨着一块奶酪……”

宁哥——“天要落雨，娘要嫁人”

眯子——“回空头”—“我爹那四野”

钢杆——“选美”—又陷泥淖中

1972 033

钢杆——“刘项原来不读书”—讲耶稣

宁哥——“此去泉台招旧部”—天都峰

眯子——“闹药”—猴子屁股

钢杆——“内部发行”—做戏的虚无党

眯子——“猫爪子上脸？”—好合好散！

宁哥——一个疯子，一个聋子——“破鞋”

钢杆——“谐音双关”——《触誓说赵太后》

宁哥——重续“娃娃亲”？

眯子——“椭圆形”——临时押运员

1973 045

钢杆——“右神经敏感综合症”——历史这个“小姑娘”

眯子——“甩手疗法”——《樟树岭》

宁哥——北京——映山红

钢杆——“陈胜”——符号、口号——金旺、兴旺——“好得很”

眯子——两首诗——火鸡的国度

宁哥——左右为难——慢板

钢杆——火焙鱼和红烧肉——秩序

宁哥——“横向切割”和“纵向切割”——孔老二——石灰水铺底子

眯子——文吊吊——文庙

钢杆——喜事——喜联

宁哥——试婚

1974 062

钢杆——盗跖——无标题音乐

宁哥——“反骨”——“政治扒手”

钢杆——“钻被窝”——厚今薄古

眯子——“四插子”，电工袋——口号——模特

宁哥——钻炉膛——钻裤裆——狂飙——一曲——“对着干”

钢杆——簪子、绿火子——裴炎

宁哥——石灰水——肚脐露在裤外头——“屁荷”

钢杆——“乱捣浆”——韩结巴——打蜂窝煤——家访——《颠倒歌》

眯子——撒娇——口号

1975 084

宁哥——糟头肉——人分三六九

钢杆——蜜月之后——作笔记

眯子——“老九”——为他人作嫁衣裳

宁哥——小白——火车头

钢杆——小剧本——草棚大学

宁哥——誓师会—新皮鞋—工人代表—“猪腰子”—老母鸡变鸭—血在淌
眯子——顽强抵抗—“凤是凤，鸡是鸡”
宁哥——“刑不上大夫”—同仇敌忾—又被打了
眯子——“凤是凤，鸡是鸡”—跌打损伤科
钢杆——“一切为了革命后代”—《水浒》—打油诗
宁哥——“别再球了”—青梅煮酒
钢杆——“弄璋”之喜—日月光华旦复旦

1976 103

钢杆——实心奶嘴—“裸教”
眯子——“一东一西”—“流氓也得讲血性！”
宁哥——哭泣的长城—心象图腾—你忏悔了？
钢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胎盘
眯子——偏方治大病—叫化子叠罗汉
宁哥——《三湘的愤怒》—我不是马二
眯子——白马尿—口罩行时
宁哥——老冯倒霉—顶风作案
钢杆——老子打他三百枪—排骨煨汤—《于无声处》
眯子——哭爹—明矾水还是石灰水
宁哥——釜底抽薪—都是“疯子”
眯子——“水火棍”
宁哥——民歌曲调《绣金匾》
眯子——大难来时
钢杆——大难来时
眯子——车钱未付
宁哥——清查—裴多菲
钢杆——马屁拍到马腿上一抗拒从宽
眯子——《水调歌头》—赤脚医生—人气燥，车抢道，处处都在瞎胡闹
钢杆——国际悲歌歌一曲—“朝圣”
宁哥——“月亮饭”—“桂花桶”—毕竟阳光是新的
钢杆——《水调歌头》—我又不是油漆匠
眯子——挑担陈醋上北京—架子有智慧

1977 143

钢杆——“忆苦思甜”专业户——“毛选”五卷

宁哥——找死——“收脚迹”——姓名上打红叉

眯子——“纯政治动物”

宁哥——赴梦——“新生代——1977”

钢杆——翘尾巴——梁漱溟——快出头了

眯子——凑合刘海成仙——倒腾旧服装

钢杆——晏子的车夫——阅卷

1978 157

宁哥——“跟风”——汤泡饭——一看二慢三通过

钢杆——路庇特——购书——昆虫性——真理标准——左宗棠

眯子——美酒加咖啡——连环套——“美而靓”

宁哥——《扬眉剑出鞘》——斑马

钢杆——“应试秘笈”——尾巴翘——煽

宁哥——咳喝、咚哐——黄钟也有雷鸣时——始终是出《红灯记》

1979 173

宁哥——口香糖——桂叔子找上门——又上“牛卵泡”

眯子——“东半球贸易公司”——“嘉禾”文化公司——“百胜”公司——“神农”药材公司——“阳光”工业设计制作公司

钢杆——犯倔——平反节目多——大智大勇，大谋大略

眯子——赚到钱就花——狗熊迁场——“一条烟”四包即食面

宁哥——“筹改办”——还他一个清白——“矫正过枉”——我这支芦苇

钢杆——为伊销得人憔悴——一个幽灵——信仰不是一碗水

眯子——北有天狗咬，南有猴子捞——特区建设

钢杆——考验——投过票就投诉——指标愚弄

宁哥——老子不能输给儿子——一份干股——“骗钱”歌舞队

眯子——现代婚礼——命运逼我翻斤头

钢杆——“吞恐龙”——诚信——我的名誉像狗牙一样洁白！

宁哥——“人鬼情未了”——公平要向公正靠拢——“身份统治”——走出泥淖

钢杆——软卧——提速——锻红的感叹号

1970

宁哥——山——火车——画稿本

我在沉寂中端起画稿本。

古人说“搜尽奇峰打草稿”，病态的山水也属峰中之奇，值得画。翻开画稿本动笔，笔下山如叉开的手指和攥紧的拳头。本子上，画山水也写人物：

画桂叔子跷起二郎腿聊天，画他撅起屁股喂猪，也画他屙屎。对屙屎，他有谜语：脚踏令台，手拿令牌，眼睛一鼓，把戏就来。“眼睛一鼓”的形象贴切，好画；但不能画“把戏就来”。画过桂婶子。当初她以为是照相，特意换身新衣，坐得笔直端正，见到我勾出的轮廓，她满意，说画得“富态”。山里人最上画的是贫协主任“架子”，他的脸部表情生动，眼如泥鳅，笑得诡诈时，泥鳅钻泥。

知青罗少爷也学画，他有家学渊源，父亲是湘绣厂的高级画师，可惜老了。他自幼“瞽学”成才，专攻人物，画技不俗。他说我的速写神有余而形不足，讥我功夫不老到。

这些日子，凭记忆画出高中同学。有眯子：画他背个电工袋，东张西望，探看商店橱窗有什么新货，或者朝临街楼上晾衣的漂亮妹子送飞吻，专注时眼睛眯成一条线。也画他摔跤时的故作姿态，两腿弯出外八字，降低重心，让人感受蛤蟆鼓气。眯子只读到高二，贯彻阶级路线，他感到日子难捱，退学了。本值得惋惜，但他因祸得福，现在是已有五年工龄的水电安装工。眯子也是长沙麻石街上一怪，灵长目动物，只是进化不成功。他的妹妹叫果子，省歌舞团演员，同他性格不同。

画钢杆，虽然他比我高一届，混进大学中文系，但年龄相近。他喜欢篮球，也学摔跤，长相如赳赳武夫，腹内并不草莽；画他抬眼望天，抓耳挠腮，青天白日发他的文学梦。

画“酸枣”，他的本名是桑朝。画他大脑壳，翻白眼，全身披挂，手扬令旗，指挥手下端营下寨。他书读得多，文革中是风云人物，受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后来坐牢，据说出来后仍活跃。

同学中特殊的还有南下，神气十足。画他军装、军皮带，脚蹬马靴，开摩托，下巴翘起，还叼烟；他是高干子弟，老子是军区副司令。

画本上有女生王娆，踮起脚尖转圈，高中读了两年被招去跳舞，同果子一个团，后来同南下结婚又离。

最后面画的是海音，扭着脖子拉小提琴，眼毒，目光杀得死人，没见她开心过。她当过文娱委员，除了拉小提琴，还会舞蹈。其实，她的才艺不在王娆之下。我叫她“小甫”。

同学中最铁的是钢杆同眯子，其他的时间越久，关系越淡。

多次画下我的妈妈。她春风得意的情景已淡忘，没法画，只画她洗衣晾衣、扇火熬药、捂嘴咳嗽；画她浇花时身体偏偏斜斜；也画她躺在床上眼微张，发呆。记起她的死：身体本是蜷缩的，后来弄平展，白被单覆在她身上，床单外露出翘起的脚和平摊的手，瘦得像柴棍子，指甲长而且卷曲。

她死时，我的良心让狗吃了，面对遗体并不伤心，似乎在等待魔术表演，会有魔术师两手扇啊扇，扇得白被单连同她一起升空，升到半空再放落地面。我等着魔术师掀开白被单时，妈妈会跳下床，但奇迹没有出现……

……我没见过父亲，妈妈说他死得早。妈妈高挑，俊俏，虽说守寡，但门前无是非，她是市里数得出的能干的小学校长。记得从小陪她上街，迎面有家长问好，学生请安，我跟着叨光。文革一来，她受冲击，但仍受人尊重，街上走，照旧有人问候。正待要“解放”她，让她进领导班子时，出了“甫志高”。她被要好的同事张姨出卖。张姨抛出一些细节，众人捕风捉影，滥做文章，脏水如雨泼。妈妈向来要面子，经受不起，她神经崩溃，熬了半年，人萎缩，行动时身体像放风筝，后来“风筝”栽倒床上：她吞下一瓶安眠药。

她卧床时断断续续说“人言可畏”；死后几个月，小学临街的墙上仍有大字报，骂她“破鞋”。我怕见到关于她的大字报，见到揪心。眯子仗义，找几位弟兄，趁雨夜将墙上“垃圾”扫荡。

妈妈死后是“上山下乡”运动，我不等动员，避开同学，避开一切熟面孔，独自下到古峰山区，从此成了山里人。

后来“甫志高”进了领导班子，再后来，她的日子并不好过，被“扫地出门”。海音就是张姨的女儿，命运如何无从知晓。当初，两家要好的时候，她差点被摊派为我的童养媳。

又一列火车经过，疾走后又是哧——铿铿，哧——铿铿。车向北驶。往北，最远我到过北京，大串连时，我去北京看舅舅，正遇上他挨斗。以后再没见过他，只是每月收到他的信。早几天他信中提到认真读马列，说要弄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什么是“认识论”我搞不懂，他就搞懂了？老的少的不都在泥潭中打滚？

钢杆——手稳，口稳，身稳——“特殊时期”

八月，分配到广益中学教书。

父亲口授经验之谈：“人生在世，手稳，口稳，身稳。莫贪，莫犯男女作风

错误，莫乱说话。”还补充：“教书是喷口水的职业，言多必失。”他一向稳重，却在“反右”中吃了大亏，被蛇咬一口，见到黄鳝绕路走。

往日的“口若悬河”必须收敛，心上仍向往创作之路，先让漂泊的心有处安静的港湾吧，我来到这间学校。广益中学以战备工作出名，进校门有临战感。墙上巨幅标语，字比箩筐大：“备战备荒为人民。”窗玻璃粘窄纸条，每块玻璃上粘个“米”字，防空袭。地下，防空设施如迷宫：有教室，可以上课；有会议室，可以开“讲用会”；洞里贮有石灰，足足好几担，防毒气；洞顶的渗水沿着洞壁流入沟渠，防渗。只是洞中少了厕所，有尿骚气。学校准备将“干打垒”改为红砖被覆，全校师生打砖坯。

年级组长郑老师年近五十，安排我当三班的班主任。上班第一天，我接受他的“杀威棒”。

他说：“年轻男教师容易犯作风错误，要注意。”

有道理，“卯法”犯不得。

“同女学生不能交往过密。”

“是。尽量稀疏。”本就是男女授受不亲。

“但是，女生的思想工作要做。”他提醒。

“一定做。”我应承，但如何做好，没底。

“同女生谈话只能在办公室，门要打开。”

“开门，坚决开门。”我抱怨：哪有那么多啰嗦话？

“再有，脸色难看的女生请假时，莫问缘由。”

“为什么？”

“那是例假来了，例假就是月经，一月有几天。”

天哪，我一脸尴尬。

之后，让我带领学生打砖坯，规定任务，每人每天一百块。

我暗骂：算回什么事？防贼一样，当我是西门庆？但他关于“身稳”的训话虽刺耳，已引起我的警惕。

水泥球场上，砖坯打得如火如荼。天燥热，湿砖坯经太阳烘烤，散一片泥腥。我从代课老师张海音手中接管三班。张海音年轻漂亮，脸上酒涡中总贮笑，看上去有亲和力。但我怀疑是假笑，有理由的，只要背过脸去，她就是一张苦瓜脸。郑老师不看苦瓜脸，说她能干，肯吃苦。工宣队李师傅也说：妹子不错，家境虽差，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海音是代课教师，哪科缺老师她顶哪科，包括音乐。

打砖坯，先和泥。海音赤脚泥中踩。魏老师送过长筒套靴，还说：“你是特殊时期，不能沾冷水。”海音脸上红霞飞。

魏老师是我学兄，高一届，根正苗红，教语文，兼学校保卫；也许，一顶黄

军帽能显示他出身军人，天再热“冠不免”，他的帽沿已渍出盐迹。记得他的手榴弹拿过名次。

泥和好，打坯。砖坯的质量取决于“砖模”。海音的砖坯不成样子，曾老师过来，接过“砖模”研究，说：“换一个。”跟着摆动大屁股，一路小跑步，送来做工考究的“砖模”。曾老师比我大几岁，教数学，微胖，已长小肚子，一件大号圆领衫从头套至膝，怎么看都像个布袋和尚。学生叫他“馒头”。

也许，美貌是种资源。海音充分享用这种资源。

郑老师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刚开过，现在的任务是战备。”

战备时期更应当“身稳”。我努力成为“清教徒”：群莺不惊，乱花不扰。

宁哥——“再教育”读本一封口

收到一封信，地址“内详”。信封上的字潦草、轻飘，像是鸡爪子抓出来的。只写“内详”，内容就同恋爱有关。有谁恋上我？会是王娆？虽说离婚了，但不会找我。海音？更不会。拆开信，白纸中夹着一朵干花，什么花，弄不清楚。恐怕是眯子的恶作剧，讥我走桃花运。桃花运，可能么？

落户在桂叔家。

桂叔同桂婶无儿无女。桂叔干瘦，长年咳嗽，随地吐痰，痰落地用鞋底擦。桂婶也干瘦，出名的省俭，灶架上熏的那块腊肉，经年不动。在他家搭伙食，少有荤腥，一日三餐，芋头丝、红薯丝焖饭。他们公婆是两枝缠在一起的老藤，风风雨雨五十年了。桂叔话不多，句句实在，如果编本“桂叔语录”，会是最好的“再教育”读本。

下乡第一年年终分红，我分到的钱只够买回口粮。在秋婶家落户的“罗少爷”却有收获，队上拿不出钱，将“五保户”抵债的棺材分给他。他将棺材运到集市上卖了，有钱割肉打酒，喝个烂醉，醉后哼唱：痴不痴，呆不呆，二十出头得棺材。

桂叔续句：原以为我往你肚子里钻，哪知你到我肚子里来。

一年多，我的生活服从那截锈出褐斑的钢管安排，钢管挂在黎支书屋檐下。队上人管黎支书叫“架子”。架子敲钢管指挥生产，敲钢管叫“打点”。桂叔有言：打点出工，咕咕啾啾；打点歇气，大家同意；打点吃饭，门槛踩烂。

打点出工时要清人头，叫“点卯”，经常不依时，挨到九点还不“点卯”。有人说：“架子打叶子牌一通宵。”有人抱怨：“早起三朝当一工，误事呀！”桂叔说：“瞎操心。‘官’字两张口，说是寅，就是寅，说是卯，就是卯。”——精辟！

天复一天，月复一月，都是出工——歇气——吃饭。要想餐餐有饱饭吃，不容易。桂叔教育我：“糠菜半年粮。”

我说：“糠是喂猪的，不能吃。”

桂叔说：“肚饿时照吃不误，只是得进不得出。”

我问：“为何？”

“吃下糠屙不出屎，胀得屁眼滴血。”

桂叔又教育我：“餐管餐，顿管顿，肚子饿时早些困。”

“困”是睡觉。我问：“又是为何？”

“睡熟了不饿，再有，早睡觉能省灯油。”

形势乐观，还不到吃糠咽菜的时候。红薯丝饭或芋头饭能填饱肚子，只是屁多，还响亮。

又到春上，桂叔同我出窖肥。窖肥堆在大田中间，用长齿耙将肥泥斩成一块块，再将硬粥般的块泥甩遍大田，要均匀。我手膀子劲足，斩得快，甩得也远。

桂叔说：“不成。做做样子就行了，省点力气。”

我问：“为何？”

桂叔说：“田归队上，田肥田瘦与你多大干系？饭是自家的，吃得饭多才有力气，省力气就是省粮食，上面不是号召节约粮食？”

不得不服。

夏收，桂叔教我割禾。

桂叔说：“刀下留情，留点禾穗子，后面捡禾穗的才有盼头。”

我问：“成吗？不浪费？”

桂叔说：“上面不是要‘颗粒归仓’？归到私人篮子里，才叫‘颗粒归仓’。”

架子总搬出“上面”增强说服力，但桂叔并不认为架子是“上面”的人，说他“嘴巴两块皮，说话无高低”。

说起架子。

那天，架子集中“知青”，听他“忆苦思甜”。回忆旧社会，他捶胸顿足，涕泪俱下，几乎感动了我。就在此时，他的疯儿子扯着大筒（类似胡琴的乐器）闯进会场，他慌了手脚。疯子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口流涎水，边扯筒，边唱：“亲老子，你吹牛皮，扯卵谈！”众人哗笑，疯子被架走。架子慌忙说：“疯话当不得真。”事后，桂叔说：“疯不疯，一家人；知父莫若子，疯话本为真。”

不久，架子当上公社的贫协主任，上台不久，又搞“说唱”艺术。

这天，批判“桃园经验”。架子说起“桃园经验”在古峰公社推行时，走资派依靠的是阶级异己分子“荣驼子”；说“荣驼子”身似弯弓脸似猴，走路弯腰不自由，汉满蒙回无此种，十人见了十人愁。

我问桂叔：“见过‘荣驼子’？人如何？”

桂叔说：“见过，同我一样的作田人。驼背，不偷不抢。”

我念“身似弯弓脸似猴……”。

桂叔说：“多烧一灶火，好饭成锅巴。”

日子依旧，陈旧得长霉。

“知青”的生活寡淡，委屈了罗少爷。一年多了，他不喂猪，不种菜，自留地上只长青蒿，青蒿下不得饭。一旦家里支援不及时，他肚里油水枯干，就偷鸡摸狗。偷鸡叫“钓”，长线穿玉米，以玉米作饵。鸡贪食，啄完一串，玉米粒塞满喉咙，叫不出，收线就是。偷狗，也有诀窍：碗大的芋头在灶膛煨至烂熟，趁天黑丢在狗窝边，狗觅食心急，爪子扒过熟芋头，张嘴就吞。刚出灶的芋头烫肝肺，狗来不及叫唤就蹬脚归西。偷来的鸡、狗在建妹子处煮食，吃过，乱扔鸡毛、狗骨。

桂叔风闻，说：“鸡一口狗一口，要做坏事先封口。”

看来，坏事要做到天衣无缝的境界，就得“封口”。

各村各户丢鸡失狗，风波闹到公社，公社让架子挨片清查。建妹子吓得哭。建妹子也是知青，年龄小，发育得早，高大、漂亮，只是不识天高地厚，虽不懒做但好吃。平日同罗少爷打得火热。架子放风：偷鸡摸狗的作坏分子处理。建妹子慌了。

罗少爷也慌，清查工作却“按兵不动”。

桂叔说：“架子搞清查：派只老鼠守粮仓。”

我说：“是呀，清查不见动静。”

桂叔说：“哈哈，一说清查，他家好酒成柜，挂面生虫；收的豆豉开得作坊呢。查个屁，卵毛也查不出一丛。”

我问：“却是为何？”

桂叔说：“做贼的心虚，自然送酒送面送豆豉：封口。”

桂婶子补充：“昨天傍黑，建妹子往他家提酒。”

果不其然，只是桂叔的话有差池，卵毛莫说“一丛”，“一根”也查不出。

但是，架子继续放风，他家的物资补给源源不断。

不久，有消息，“四个面向”的政策有松动，大队有两个招工指标。

架子逢人便告：“招工由贫协说了算。看谁感情深。”

为了增加感情，知青纷纷送礼，礼品由食品升格为日用品。到晚上，架子家的狗子叫个不停，前来送礼的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后来知道，罗少爷回一趟长沙，带回大包小包。又看到，架子的婆娘棉裤上罩毛料裤，还嫌不挺。

桂叔问我：“你要不要走点‘后门’？”

我说：“如何走？”

桂叔说：“想点办法。”

当晚，我向舅舅写信，央他想办法，舅舅在湖南的战友多。写了两页，提到

我的视网膜脱离，有瞎眼的危险，其事也实，其情也挚，作挂号信发出，不知道远水能否救得近火。

桂叔取下那块腊肉，要去架子家。桂婶提醒：趁他婆娘不在家时送，婆娘贪。

那晚桂叔去了，刚听到狗叫，立马见他回来，脸紫脸青，连骂几声“妈妈的”。问起情况，他只是摇头。再问，就说：“造孽，红花姑娘也敢碰。”跟着说起进屋见门半拢，见架子搂着建妹子。

桂婶子问：“莫认错人。”

桂叔说：“灯焰挑得绿豆子大，照见妹子毛线衣搂齐颈脖，白奶子颤颤，架子如揉面。”

“死皮死血。”桂婶骂，但不知骂哪个。跟着又问：“那块腊肉呢？足有三四斤哪。”

桂叔说：“急着出门，丢他家灶台上忘记拿。”

桂婶这次是骂桂叔：“猪脑髓。”

桂叔说：“上面要是知道，不愁他不倒。”

招工没动静。已到年底。

眯子——“混世魔王”——爱情远征

这年头，日子过得“混世魔王”。

电影，没瘾。就那几部外国片，还要排队买票：《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时候》。又打又炸，又哭又笑。无心看电影，就打牌，手风不顺，“四喜”碰上“同花顺”，输惨了。要钱花呀，宁哥托我买《李自成》《李白与杜甫》，买书的钱让我花光。一月四十大元，抽烟喝酒都不够，哪有钱。

我想赚钱！

有个朋友贩金鱼，一年赚了一千多块，想跟着学。听过他的养鱼经后，彻底放弃。从针尖大的鱼卵养到两三寸长，要费多少心血，清早赶往水洼捞沙虫，哪个肯早起？捞到沙虫还要喂鱼，又是啰嗦事；落点烟灰入鱼池，一池鱼游仰泳。这笔钱难赚。

又有朋友干得新奇，躲进深山老林养熊：活熊取胆，据说熊胆能卖好价钱。约我合伙经营。哎，想过，养熊已是危险事，熊是肉食动物，我们的肉食凭票供应，一月才几两，哪有肉饲熊？熊没有肉吃，万一盯上我，给我一熊掌，找哪个报账？再说，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我还翘起屁股让人割？算了。

有口诀：“耍归耍，玩归玩，钱不管，爰要谈。”天天早上硬得难受，谈爰耽误不得。找哪个？至少要找有固定工资的。同学中结婚最早的是南下同王娆，

读高中时就暗度陈仓，毕业不久就成婚，南下是“干崽子”，他的高干家庭对王娆挑剔得很，鸡群里哪容得一只鸭，后来两人分手。南下本是浪荡子，后来想打果子的主意。王娆尚不入狼窝，果子岂能进虎口。我对果子说：“少同南下往来。”果子说：“管好你自己，看你光棍打到什么时候。”

穷极无聊，听到果子唱：桃花江是美人窝……

猛想到，桃花江不就是桃江？桃江有大纺织厂。纺织厂当然是“女儿国”。正好果子的小学同学在桃江，有接应。约好几个人凑足假期，备好行囊，开往桃江。阵营是整齐的，一律黄军装、白回力，每人挎个马桶包，雄赳赳，气昂昂，坐上了长途车。

找到果子的同学，由她穿针引线，马上见成效。门外莺歌燕舞，妙龄女工一拨一拨，借故进屋攀谈。问职业，问家庭，特别问出身，问得仔细。我们吹牛皮不脸红，“革干”、“革军”地乱报。当天下午比赛篮球，纺织厂的球队不在话下，我们出尽风头。也许是服装光鲜，也许是球技出众，姑娘们对我们这些“高干子弟”笃信不疑，自然请吃饭。第二天更风光，我们同“县花”、“镇花”和“厂花”成双作对，一路招摇，馋得男工们眼睛滴血。住在招待所享受贵宾待遇，有人打洗脸水，有人送饭，还为我们准备几条烟：“沅水”牌，两角钱一包。

正当喜气、勇气上升到沸点，纺织厂保卫科传讯：你们中哪位出身“高干”？同伴如猪血泼脸，都不吭声。我麻起胆子坦白：“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后在参事室工作。”心里说：真是“干崽子”，会来桃江找老婆？保卫干部正告我们，已向长沙去电话，二轻局说，我们几个，没哪一个出身好。

“还有什么好说的？”保卫干部语气还算客气。

我们牛气、底气全泄，灰溜溜走人。走不了，几条烟要留下，吃饭钱、住房钱要付。本来带的钱就不多，两天花天酒地，喝的是“竹叶青”，口袋掏空。交不出钱，会作“诈骗集团”处理，我们只好倾其所有，马桶包也成了抵押。这次爱情远征让果子大笑一场。

钢杆——“拉练”——今夜闻君琵琶语——“只怕生米成了熟饭”

“战备”，备到“拉练”。

军队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军事训练，简称“拉练”。我们也学解放军，打起背包“潇洒走一回”。预计要“行军”十天。李师傅是总指挥，郑老师是副总指挥，魏兄任保卫组长，“馒头”负责后勤，海音搞宣传。

就拉，就练。

初冬，早上被破碎的喇叭声催醒，黑灯瞎火打被包。门外有霜，湿手巾冻成硬壳，想找热水洗漱。出门见禾场上魏兄架堆柴火，脸盆煮水。

“煮来干什么？”我问。他只是嘿嘿。我想舀一杯淋湿毛巾，洗把热水脸，他

不让，说是给女同志准备的。

女同志用得，我用不得？坚持要舀。

姓魏的口吐恶言，呛得我咳嗽：“女同志来例假，你也来例假？”

水端到海音处，被学生看到。我班的调皮学生南征叫嚷：“只有老魏不马虎，送水洗脸洗屁股”。郑老师摇头，说魏兄不注意影响。

“馒头”也不争气，早餐每人两个黑面花卷，他却给海音煮面条。当他捧起饭盒，从学生丛中穿过，有个促狭鬼绊他一脚，他一个踉跄但护住饭盒。我问：“急什么？”他贴着我耳根说：“给宣传组女同志送面条，人家‘特殊时期’，忌生冷。”

怪事，都懂得“特殊时期”。

行军不累，但队伍中，南征几个难侍候，散漫，一不注意，就从我眼皮子下消失，有时躲在草垛子后面抽烟，见到我，大大方方递烟，说是带滤嘴的。我打掉他手中的烟，逼他赶紧回队伍，南征撇嘴骂：军阀作风。军阀就军阀，烧了农民的草垛子，一根稻草值一根金条。

走一阵，见海音站在公路边打快板：“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

南征一群嘀咕：“餐餐白菜煮豆腐。”

又唱：“累不累，长征精神最可贵。”

又嘀咕：“草通鼻孔醒瞌睡。”

学生大笑。

我仍在考究“特殊时期”。照理说“特殊时期”指战备，魏兄同馒头的“特殊时期”指女人的生理周期，于是献殷勤，送水送汤。也许，同一语词由于语境不同，会有不同意义。反正，水也罢，汤也罢，关我鸟事，我又不打海音的主意。再看，南征又不见了。几个女生说：“扒上军车，追不上了。”只见从身边驶过的军车上，南征摘下帽子向我扬手。

郑老师气得鼓腮巴，嚷：“还了得，还了得，非得批判！”

李师傅说：“先问清缘由。”

傍晚，冒雨赶到金井，一路泥浆水洼，冷得哆嗦。南征早到几小时，想将功抵过，卖力地为女生卸背包。郑老师说：“三堂会审！就提审。”

惯例，让南征先背语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郑老师问：“为什么要违反纪律？”

南征说：“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二不调戏妇女，犯哪条？”

李师傅说：“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回答：“是呀，说要到金井，就赶到金井。”

李师傅说：“也是，也是。”

魏兄沉不住气，说：“扒车危险，你这个小崽子不怕死？”

南征不买账，驳回他：“怕死？毛主席说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死在战场上了。”

李师傅说：“咦，还一套一套。”

魏兄发火，说：“你除了讲歪理，还有什么能耐？”

南征说：“又不给女人送洗脸水，当然没能耐。”

气得魏兄三尸神暴跳，但李师傅说南征口才好。

当晚，魏兄故伎重演，烧盆炭火，要为海音烘衣，海音闭门不纳。馒头幸灾乐祸，说马屁拍在马腿上。

魏兄没面子，倒在通铺上长吁短叹，说：“泥里滚，雨里荡，还落不上个好字，气闷。”

我安慰他：“‘拉练’快结束了，不出乱子万事大吉。”

我们借居的房间不大，没有床，地上铺些干草，打通铺。雨后的夜晚很冷，寒天的星子冻成凝晶，只几颗，还晾挂得高。魏兄翻来覆去，馒头辗转反侧：他们的思想中，大概都有海音的影子，莫非单恋是种难以摆脱的生活体验？幸亏我没有。我又想到这半年来，打砖坯，就泥里滚；冒雨“拉练”，就水里滚。不滚不行哪，毕竟每月有四十三点五元的工资进账，而朋友眯子已有五年工龄，仍是每月四十大元；宁哥现在仍在农村插队落户。我也想到“爱情”：单相思算爱情？争风吃醋算爱情？转而想到，理想中的文学事业全抛一边了。几个月，陷在管理学生的杂务中，没有认真读过书，唐诗汉赋晋文章离我远去，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统统弃之若“刍狗”。想来想去，迷糊入睡。

又早起，继续行军。

路上，海音竹板敲得响，换了词：

“同学们，走得欢，今晚赶到春华山 / 同学们，走得急，长途行军不休息 / 同学们，不怕累，今晚要开联欢会 / 同学们，乐哈哈，再有两天到长沙。”

什么玩意儿，陈词滥调。还背个小提琴扮高雅。

赶到春华山。

春华山是大镇，照理能买到猪肉。我以为饭桌上能见肉星子。问馒头。他两手一摊，说：春华山只产红薯，不产红烧肉。那晚，偏偏柴禾湿，饭煮成夹生。南征带头起哄。

幸亏晚上的联欢会增点热闹气氛。

学生争着上台：唱“远飞的大雁”，跳“金色的太阳”。唱过，跳过，要老师来一个。海音唆使魏兄。魏兄居然上台讲山东快书。

馒头不甘示弱，也上台朗诵诗歌：“一个红薯滚下坡”。

还红薯呢，真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再后来，海音表演：拉小提琴。